

好不容易來到睽隔已久的扇平，雀躍之心難抑。次日天一翻白即起，興沖沖出去觀鳥。一出門即看到一群藍鵲與樹鵲，隨之又聽見我最懷念的白耳畫眉的啼聲，依是那般婉轉動人，心中頓時溢滿幸福感。一路愉快走去，樹鵲、巨嘴鴉的叫聲不絕於耳，人養的公雞偶爾也湊熱鬧，但就連牠們的聲音也是好聽的。隨著悠緩步履的前進，空氣中蕩漾著陣陣不同的香氣：大葉金雞納花、檸檬桉樹、夜合花等；幾朵晚開的馬拉巴栗花白粉撲似地綻放在高高的樹上，那是我聞不到的香氣了。

走到一處空地，看到同行的張乃航站在邊上觀鳥，走近前去，他以口哨聲模仿山紅頭的叫聲，說：「等會牠就會過來，牠就在附近。」他又叫了幾聲，幾可亂真；但我們並未逗留，所以沒有看到那隻山紅頭。張先生是

植物學家，曾做過鳥類與蛾、蝶類的調查研究，是個活字典。他轉身研究一棵巨大的摩鹿加合歡上的一個鳥巢；今晨他觀察到了這個鳥巢，但不確定裡面是否有鳥在，以及有的話是什麼鳥。稍晚，他與「鳥人」何華仁作進一步的觀察後判斷是巨嘴鴉的巢。何是畫家兼鳥類專家，曾獨自在扇平作過兩百七十個工作天的鳥類調查，這已是一段膾炙人口的歷史了。

張接著來到一棵小葉桑樹下，他拉下一條樹枝，指著莖部說，有些生物的擬態實在很厲

害，但我仍然沒有看出所以然來，於是他只好說：「你看這裡，還有這裡...」於是我才看到莖上附著野蠶蛾幼蟲，直挺挺地、一動不動地昂頭豎在那裡，簡直就是一節樹枝！我很沮喪我竟沒有看出這兩三隻野蠶蛾幼蟲，因為這是我養過的蟲；可見在蟲盒裡是看不到牠們自然生活的全部的。

早餐後大家聚在扇平有名的木屋前晒太阳，張與沈勇強則在樹木和草叢中尋寶——找的是毛蟲。沈亦是植物學家，曾在扇平作過蛾類調查，著有《扇平地區

■扇平南鳳林道上的自然觀察收穫豐富。（攝影：金恆鏞）



晚秋扇平



■浸飽了秋陽的樹清醇似酒。（攝影：金恆鏞）



舟蛾科昆蟲生活使之研究》，這本書對我的養蟲工作幫助非常大，此次能與沈一起做野外觀察，我感到非常興奮。他們倆人不一會兒就找到了好幾種蟲：紅花八角樹上的八角尺蛾幼蟲、山茶樹上的茶蠶蛾幼蟲，而在欖仁樹上，他們一口氣就發現了小白紋毒蛾、刺蛾、裳夜蛾（幼蟲甚大，大小與長度與我的食指略同，無毛而呈土色，與樹幹色同，故極難辨識出來。）、尺蠖蛾、青枯葉蛾等的幼蟲，令我驚訝不已。因為根據我的觀察經驗，台北自從暑假以後毛蟲的蹤

跡就日益減少，到現在已甚難找到什麼毛蟲了，但他們倆人在此竟然幾分鐘內就有這樣大的收穫。我不禁懷疑：是我的觀察眼力太差，還是南部北部、山上山下的差異這樣大，還是以上皆是？

養過無數毛蟲的沈對群聚性的茶蠶蛾幼蟲印象深刻。他說，根據他當年在這裡研究蛾類時的觀察，這些毛蟲有一個怪異而有趣的行為：「牠們每天下午四、五點時會集體往下爬，停在靠近樹幹基部的地方，在那裡過夜，到第二天早上約八點時才又集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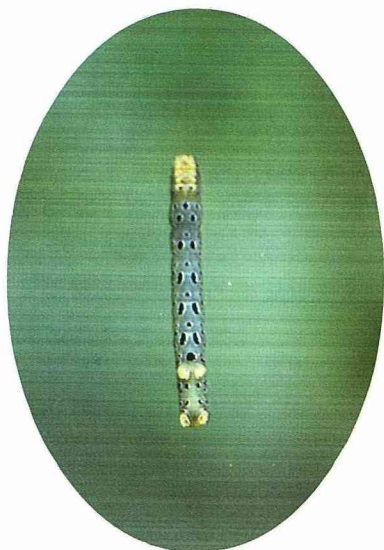
上樹，每天如此。」大家哄笑道：「這不是跟公務員一樣嘛！」自稱是標準公務員的林試所資深研究員金恆鑣搶著說：「不一樣不一樣，牠們是全年無休！」大家又笑。

九時許，大家開始徒步走南鳳林道，由於有多位專家同行，沿路可看、可問、可討論的似乎非常多，也非常有趣，大家走走停停，原本一個半鐘頭可以走完的路竟走了三個鐘頭，但所觀察、學習到的實在不少。光是從張那裡所吸收的知識便足以使此行不虛。第一次見識菊花木，這是羊蹄甲屬的植物，因莖之橫斷面的木質部與韌皮部交錯成菊花狀花紋，故名。它的葉子的先端有三角裂口，這也非常特別。張說藍腹鵲很喜歡吃它落地的種子。猿尾藤（黃薔花科）的葉子是鑿褐弄蝶幼蟲的最愛，幼蟲以捲葉的方式吃葉子。沿階草（即麥門冬），屬百合科，有淡紫色的疏總狀花序，所結的漿果成熟時呈深藍色，是竹雞喜歡吃的。這裡到處可見菝葜，這種有攀緣性的植物根部可作紫色染料，叫「山歸來」。張摘下一片蕨，讓我們看它粉白的葉背，說這是白粉蕨——它令我想起牙買加的一種蕨類，你將那蕨葉背朝下地覆在手背上用力一按，便會在手背上留下蕨葉清晰的白印；或許那就是白粉蕨。乃航摘了一枝后大埔石栗的樹枝，上有葉子及果實，甚美，晚上何為它作了素描，之後即將之贈與我。

沿途見到不少毛蟲，有的必須割愛，因為帶來的蟲盒不夠放。在酸藤上取得一隻毒蛾幼蟲（回台北後發現已亡，有兩隻白色



的蛆跑出來，次日再看，共有十七個寄生蛹。在大青（海州常山屬，將葉揉碎塗於紙上會呈現綠色，故名）上取得一隻橙、黑二色的燈蛾幼蟲。在無患子上取得一隻尺蠖蛾幼蟲。在一棵白花菜科的灌木上取得兩個米粒大的鉤蛾的蛹。在鐵雨傘（即雨傘仔，又叫萬兩金，屬紫金牛科）上取得兩隻毒蛾的終齡幼蟲（兩、三天後牠們先後結了極薄的繭，我感到納悶：不久即發現，原來牠們是被寄生了：牠們各自從體內跑出了約五十隻的小繭蜂幼蟲出來！一個禮拜後這兩隻毒蛾都還活著，但這段期間牠們完全不能走動，也不能進食。誰說生為一條蟲是容易的呢？）在一棵饅頭果與一棵印度栲中間的禾草葉上發現一隻黑色的小毛蟲，沈說牠不是吃饅頭果就是吃印度栲，牠跑到禾草上可能是為了蛻皮；帶回家養，餵以饅頭果與印度栲，發現牠吃的是饅頭果，但不知何故，一個禮拜後牠突然死了。



■以自己的絲垂吊在半空中的八角尺蠖。
（攝影：金恆鏞）

在鹽膚木上取得一隻大毒蛾；牠幾乎是彎成三百六十度地、扁扁地附在葉面，像死了一般，我問沈：「你看看這隻死毛蟲是什麼…」沈看了一眼即笑著說：「是活的啊！這個可以養啦。」他告訴我這

個蟲是「大嘴巴」（什麼都吃的意思，亦即擁有多種寄主植物）可以長得很大，成蟲雌的是粉紅色，雄的是白色。於是將之「飽入私囊」。在饅頭果（大戟科）上取得一隻帶蛾；我一回台北牠就死了。

路上的精采鏡頭包括一隻橙紅色的小蚱蜢正在蛻皮，牠脫出舊殼的速度——一如其他所有昆蟲——是緩慢的，你可以感覺到脆弱的牠正用盡全力地在度過這個關卡，這就像牠剛剛脫出殼的長觸鬚所彎成的柔美弧度那樣動人。再走幾步，天空中突然有動靜：一大三小的鳥在天際一角飛著，似在追逐，何說那是三隻隻岩燕（即毛腳燕）在攻擊一隻松雀鷹。半路有一鮑獾的屍體躺在路的正中間，麗蠅與大型螢火蟲（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螢火蟲）正忙著分解屍體。這個都市中難得一見的鏡頭令人觸目驚心，卻是再平常不過的自然景象，是最真實、赤裸的生命寫照；這個死亡雖是慘不忍睹，卻帶來了生命的契機。原來是死亡造就了生生不息；正是死中有生，生寓於死。顯然這個鏡頭令平時被文化包裹得太厲害的我們感到幾分震撼，



■正被麗蠅與螢火蟲分解的鮑獾屍體。（攝影：金恆鏞）

因為之後我幾次聽到大家相互詢問：「你看到那個鮑獾的屍體了嗎？」另外還探得一種哺乳類的存在：在一處林木較密的地方聞到一股強烈的尿騷味，張說那是山豬的尿味。

今日到處看見飛舞的蝴蝶：看得清楚的有端紅蝶、台灣鳳蝶、紅紋鳳蝶（白紋鳳蝶？）、台灣黃蝶、大鳳蝶雄蝶、琉璃紋鳳蝶。

晚飯後張與沈在屋外張了捕蛾的布幕，大家前往觀蛾，畫家雷驤並作了幾張速寫；這是他第一次畫蛾，但畫得就像他的人體素描一樣好，你可以從他的畫辨識那是什麼蛾。在觀察布幕上的蛾時，張與沈不時憶及當年在此作蛾類調查的往事。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賓州卡內基博物館的蛾類學家羅林斯（Dr. J. E. Rawlins）。羅林斯和他的兩個同事曾於一九八八年三至五月間在扁平作蛾類研究，三個人整整三個月都沒有下山，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結果總共作了六百多種的蛾類調查——差不多等於我們這裡一個蛾類學者一輩子的研究數量。想來這三個美國研究著的工作態度給了張與沈很深的影

響。

張爲我捉了兩隻毒蛾：一爲白色的小型毒蛾，吃殼斗科、櫻屬、桑屬等植物；一爲比前者稍大的有花紋的毒蛾（可能是端白毒蛾），吃殼斗科植物。黃昏時張還捉到了一隻非常大而極其漂亮的眉紋天蠶蛾母蛾，特地放著讓牠產卵，但過了一天，只得一卵。

大家每過一陣子就到布幕前去看一看蛾，然後指東指西，不斷發出讚歎，因爲牠們——以及其他的昆蟲——實在太美了。張說：「假如蝴蝶是昆蟲界的皇后的話，那麼蛾類就是巫婆，因爲牠們的色彩實在太奇怪、太不協調了，你絕對想不到會這樣配。」不管你同不同意，這是個極令人難忘的比喻，近乎詩意了。地球科學家金恆鏞半開場地宣佈，他從布幕上的眾蛾得到了一個概論：凡是尺蠖蛾，牠的一對上翅前緣在牠歇止時是呈一直線的，他並據此指著布幕上的多隻蛾，一一問張：「這是尺蠖蛾對不對？尺蠖，尺蠖，尺蠖，對不對？」張微笑著連說「對」。大家都笑了。

次日，約四時半即醒，因急

於觀鳥之故。到五點三刻天才亮，這才出門。

一路都沒有碰到人，並且兩個小時下來所獲極少，較上次冬季來時所看到的少得多了；倒是看到了幾隻毛蟲，但由於已無蟲盒裝蟲，也因怕照顧不來，全都放棄了。今晨看到的鳥計有：一對小啄木在一棵枯木上啄木（後又三番兩次看到小啄木）；三隻松鼠在兩棵樹上追逐，活潑得令人忌妒；聽到山紅頭的叫聲；巨嘴鴉；十二隻紅嘴黑鸛，集體而聒噪性地飛來飛去；一群樹鵲；聽到一棵樹上的白耳畫眉發出警戒聲，接著有一隻巨嘴鴉飛走，於是這隻白耳畫眉才用牠悅耳的啼聲與遠方的一隻同類對鳴起來。

看到一棵木荷（山茶科）上有刺蛾幼蟲（紅色）、尺蠖蛾幼蟲、茶蠶幼蟲。走到一棵夜合旁，看到樹上結了幾個綠色的果，地上則散落著幾片仍然呈乳白色的花瓣——昨晨聞到的應是它的花香了。

回到一號小木屋還望遠鏡給金，睡在客廳裡的何還沒有起床。已坐在窗邊看書的金問我有無收穫，我懊惱地說：「都沒看到鳥...」還沒講完，何眼也不張地突然發出聲音：「噯呀，我躺在這裡都聽見了好多！」我簡直要沮喪死，接著又說：「聽見了許多鳥叫，但看不見鳥，技術太爛，而且不會分辨鳥聲。」我多想也來這裡做個



■在鐵雨

傘葉上發現的毒蛾幼蟲被小繭蜂所寄生。（攝影：王瑞香）

兩百七十天的鳥類調查呀。

吃過早餐，一個小女孩進屋來，手上爬著一隻像是寬青帶鳳蝶的幼蟲，說是派出所的伯伯送她的。她安靜地與毛蟲玩著，專心而且愉快。女孩與毛蟲，多麼珍貴而令人難忘的鏡頭啊，這正是我幻想過的童年的自己啊。

十時左右出發遊通天瀑布。先到苗圃看張、沈、金當年所種的樹。

到愛玉苗圃，張走到當年他手植的愛玉樹旁，看到樹上果實累累，彷彿看到自己的兒女長大了那樣的感到欣慰。張說愛玉果子有公有母，公的裡面是空的，沒有愛玉子，行家很會分辨，看一眼就知道了。他摘了一粒還很小的下來，用腳一踩，果子從中直裂均分成兩半，裂緣平整，真是好功夫，不知已練過多少次：「喔，是母的。」他說，彷彿有點驚訝。我看那裂開的愛玉果，內裡有一層絨布一般的接近酒紅色的組織，上面覆了一層也是絨布似的乳白色的東西，張說那就是花。愛玉是靠一種非常小的蜂傳粉的，但這果子還不夠成熟，所以沒有蜂進到果子裡的跡象。轉了一個彎，看到愛玉的葉子上



■夜晚觀蛾：在燈光照射下的白色布幕吸引了各種蛾類與其他昆蟲前來。（攝影：金恆鏞）

有一隻毛蟲，原來是石牆蝶的終齡幼蟲。之後又找到了兩隻。沈將牠們帶回去養，較大的兩隻到第九天就變成蝴蝶成蟲了。

一棵桑樹垂了一隻尺蠖蛾幼蟲在半空中，張看了一眼就說牠被寄生了，我不相信地問他怎麼知道，他指著毛蟲身上一粒只有針尖大、微微閃著金屬光澤的細點說：「就是這裡。」但我還是費了半天才看出來。真是服了他！沈此時隻回去，說要看看他當年種的南蛇藤長得如何了。看來大家對自己手栽的植物都具有萬般的愛戀之情，方才金亦豪氣萬千地說：「走，去看我種的桃樹！」彷彿他種的是仙桃樹一般。我跟沈走到南蛇藤旁，他伸手拉了一下南蛇藤，只輕輕一個動作，卻充滿深情，說：當年爲了誘蛾（有三、四十種銀色的尺蠖蛾幼蟲都是吃南蛇藤的），他特地在苗圃裡種了許多株南蛇藤，但他離開扇平後大部分的南蛇藤就被砍掉了。見他如此依依不捨，我留他一個人在那裡「憑吊」他的南蛇藤，加入前面的人馬。結果我們大夥兒都快走到通天瀑布時他才趕上來。

稍早何說他在這裡作鳥類調查時，每天都從工作站走路到通天瀑布作調查，「我可能是徒步走過這條路最多次的人。」他說。當我們經過扇平溪時，他說他當年曾在這裡觀察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每天黃昏時，包括繡眼畫眉在內的三種鳥會排隊洗澡，牠們一隻隻排好了隊，先洗頭，然後再重新排隊洗翅膀，接著再排隊洗屁股；牠們是如此愛洗澡，又如此守秩序，真是可愛極了。

看到一隻天蛾幼蟲在吃雞屎藤——這是許多天蛾幼蟲愛吃的食草。今晨才正納悶爲何此次來未聞竹雞叫，沒想到快到瀑布時就聽得了一陣陣的竹雞叫聲，於是一顆已相當飽滿的心便更滿了一些。何並沒有跟上來，原來他聽到了猴子的叫聲，獨自尋猴子的蹤影去了。

他看到了包括公猴在內的五隻猴子在嬉耍；他說通天瀑布這群猴子的棲息狀況相當穩定。

下到瀑布落地之處小坐，大家聽著瀑布的聲音，看著清澈的流水，欣賞四周盎然的綠意，盡情享受。對面山腰上有一棵健碩的黃藤，它的亮綠的葉子迎風上向搖擺，十分美麗而怡人。而不遠的山壁上有醒目的粉紅色花朵，開得正燦爛，它的花型有點大，我用望遠鏡看了一下，贊歎地說：「好美的蘭花！」但張立刻說不是，金亦說不是；他們一致說是秋海棠，我再看了一次，果然是秋海棠，「但它的花實在太大了！」我似是抗議地說，其實只是驚異而已。張說這可能是「多倍體」。

回工作站，經過陳列室時，沈指著門前一塊矮密的崗姬竹園說，一九九一年這一小片崗姬竹發生斑蛾蟲災，即所謂的「大發生」，這些崗姬竹被斑蛾幼蟲吃得精光，那幼蟲「有上百萬」之多，「牠們滿地爬，牆上也滿滿都是！」他說。先前張提到，羅林斯曾說，當森林受到破壞時，夜盜蛾亞科的蛾類會增加，因爲



■黃昏下樹幹，清晨回樹上，「像公務員」的茶蠶蛾幼蟲（圖中為不同齡期者）。（攝影：金恆鏞）

牠們的寄主植物的數量會增加；但不知像這樣的斑蛾大發生意謂著什麼。

終於到了向扇平揮手告別的時刻。整理好行李，在一號小木屋前集合。張與沈猶勤奮地在木屋旁的欖仁樹上尋寶，只是眨眼工夫就被他們尋獲了三隻蒙夜蛾幼蟲！張執著一根附著三隻肥大的蒙夜蛾幼蟲的樹枝叫著跑過來現寶，露出了頑童本色。大家於是又笑鬧了起來。料不到臨別前氣氛竟這麼熱鬧活潑，一點離愁也無。

接著我們在派出所旁的草地上檢到一根藍腹鷗的羽毛，仔細觀察後判斷是從活鳥身上取下的。這一根長約三十公分的褐黑色羽毛是藍腹鷗雄鳥的尾羽，在我手指輕輕的轉動下它泛著深藍綠色的光澤。既是來自活鳥身上的羽毛，那麼就表示有人吃了藍腹鷗？會是誰呢？誰這麼大膽，居然敢在專門捕捉非法打獵者的派出所旁邊宰殺、吃食這種稀有的台灣特有種鳥類？連同一連串問題，我將這根羽毛置入我的行囊，行李與心情頓時沈重了起來。這根美麗的羽毛於是成了這個晚秋之旅的黑色句點。